

11
夢回

危前

長江文藝出版社

回聲

安 危 著

長江文藝出版社

1957年•武漢

回 聲
安 危 著

*

長江文藝出版社出版

(武漢解放大道332號)

武漢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新出字第3號

新華書店武漢發行所發行

江漢印刷廠印刷

*

787×1092 1/32 開 · 2 7/8 印張 · 43,000字

1957年7月第1版

1957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數：1—5,000

統一書號：10107·19

內 容 提 要

这集子分四輯，选集了作者自1940年到現在的詩作三十一首。其中有作者在抗日民主圣地延安时期革命激情的抒发；有对領袖、对党的歌頌；有解放后农村面貌变化的素描；有对祖国山川和建設的贊美。作者用朴实的語言、真挚的情感唱出了自己十七年来在革命前进中的心声。

題 記

依照時間先后，我編選了这个詩集子。

收集在这里的詩共三十一首。其中也有未曾发表过的。已发表的詩，这次选入时，有的都作了某些詞句上的修改，个别的詩如“送粮去”还作了大改动，几乎是重新写过。本来，不要它也就算了，不必也不應該做这种吃力不討好的事；可是，沒有办法，一种我生活过的狹隘的詩的感受，却迫使我这样做去，好象不把它表达出来就于心有疚似的。

这些詩，按時間从1940年起到現在，近十七个年头。对我來說，这是一个多么漫长的岁月啊！而这点少得可怜的东西，实在不能說不是一个很大的悲哀。这倒不是什么故作悲觀，時間是我的証人，它是毫不留情的。

因此，集子取名“回声”，意思无非是想用它来概括在这漫长岁月中所留下的一点痕迹。我們知道，在自然界，回声本身就是一个短暫的、飄渺而不可捉摸的音响；而作为历史來說，要将当时的情景从个人感受的角度切实地反

映出来，那比起自然界中回声的涵义，就更无法相比。所以，我的这点东西，只不过是走了調的“回声”罢了。

編“回声”的时候，每每自愧，也每每想到詩道之难。虽然它将要作为一点痕迹——也許象一滴水渗进沙土一般存留下来，而这留下来的勇气过去也曾有过，这次承出版社約稿同志的鼓励，勇气于是又大了一些。謝謝他們。并謝謝古今中外影响我的詩人們。

安 危 記于沈阳。1956年12月24日

目 次

第一輯(1940—1946)

向着延安·····	3
我們的兒童團來了·····	4
我們的馬病了·····	8
小八路·····	10
火炬·····	12
布谷鳥·····	16

第二輯(1950)

毛主席回來了·····	20
猷·····	23
目擊美國強盜在鴨綠江上空行凶·····	28

第三輯(1954)

送糧去·····	32
路過拖拉機翻過的土地·····	35
紅瓦房·····	38

春天来了.....	40
江边.....	42
鐘声.....	44
早晨.....	45
在社員大会上.....	47
八月的早晨.....	52
柳蔭下.....	55
院前.....	58
月夜秋翻.....	61
欢呼呵，火紅火紅的高粱.....	64
秋天的傍晚.....	66

第四輯(1955—1956)

我驕傲，我当了一个新兵.....	70
假如你問我.....	74
凝視.....	76
游韜光.....	78
登六和塔.....	79
西湖断句.....	81
站在六号桥墩上.....	82
东湖偶感.....	84

第一輯

(1940—1946)

向 着 延 安

向着延安，
我闊步地走来了！

快快結束吧，
那流浪的日子；
讓新的希望
从此展开欢乐的翅膀。

假如过去的时光，
象一个月夜里漫长的暗影，
那么現在呵，
我正是一个夜行者在追赶黎明。

向着延安，
我闊步地走来了！

象游子踏进了家门，
我激动的心呀，
命令我疲乏的脚步，
流水一般地歌唱。

我日夜兼程前进，
迎着塞外吹来的大风砂，
我的呼吸亲切地告诉我：
那每一粒尘埃都是自由的……

1946年于延安。

1956年12月改抄，沈阳。

我們的兒童團來了

一

我們的兒童團來了。

孩子的爸，

你快出來瞧呵：

看對面山坡下，

那片白楊林里，

一條火龍似的，

那不是紅纓槍嗎？

听听看，

河水嘩嘩地，

是風响

還是歌？

哟，来了！
哟，来了！
是他们，
是歌呀！……

二

你看那紅臉蛋，
你看那汗珠子，
嗨，象一陣暴雨
披头盖脑淋过的野山楂。

多逗人爱哪，
这些小东西！
毒日头这么大，
小嘴巴还不停停。

你瞧着了嗎？
瞧那个小姑娘，
还扭过头来，
瞄我一眼呢……

好黑的亮眼珠呀！
那走路的样，
两条腿細的象麻杆一般，
晃蕩的倒挺有勁哩。

三

咳，翻山涉水，
要是平日平时，
家里大人們看見，
怕不疼到肉心里去了呵。

可是日本鬼子，
它管你呀！
那些个恶魔，
那些个不得好死的！

明日蓋蓋大了，
叫蓋蓋也去吧；
人家娃娃才半根扁担长，
就担上一个大人的事呢。

呃，羞羞呢？

看这个傻丫头娃，

偷偷就跑下山去了，

她又想学个歌回哩……

1940年10月，延安。

我們的馬病了

我們的馬病了
連你也馱不動……

这么肥豚豚的屁股
三天就瘦成一座尖山
难怪你說
騎着心里也难受……

清早的时候
我爬到岩边那棵柳树上
掐了一把鮮嫩的柳条儿
它还大模大样不理我

我說好“紫儿”哩
你快快放乖一点吧

鬼子在跟咱們嘔氣
要追你这个蒙古种

可說也怪呢
这牲口蛮通人性
鼻子輕輕一吼
舌头就舐过来了……

休息一会吧队长
等它呷口水你还是騎上去

1941年5月18日。

1945年5月25日改于延安。